讀禮通考

讀 十七

口仁口
1062
107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07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纂修副總裁明史總裁徐

喪儀節二十七

諡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幼名冠字者名以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加冠字年至五十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故總云周道也

乾學案堯舜禹皆名惟湯是號蓋名乃履也

疏少誤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即了然柳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諡曰惠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諸同人捐金購置贈與徐倉山堂一部藏書證資所賜以贈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爾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疏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為記之時如此故云今也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死不制謚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

乾學案儀禮士冠禮記亦有此數語文同不載○又案謚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謚未聞

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爾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疏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為謚之時善行雖多但取一善為謚者恥善名之浮過於行所以減衆善之名位取一事之善為謚也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疏名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也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為十庶今起為諸侯卿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今已暴貴不得為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而忽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父之父也

乾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劉敞曰言謚曰類當為言聲誤爾謂誄而謚之也

胡銓曰周官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乾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徐師曾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為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獨之不敢誣也

樂記聞其謚知其行也

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注小喪猥大夫也○疏大史雖賜之謚不讀誄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視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如義然有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其事也明王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案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案曲禮豈言謚曰類以其象賢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諸侯自有史也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注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疏賜謚是大史之事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小史賜謚為節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

其生時行迹爲作謚○疏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之言帥瞽者即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謨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與喻王治功之詩爲柩作謚故云厥作柩謚

小師大喪與厥 注從大師

大戴禮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録之以爲名也

周書謚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出於己名生於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衆曰公執

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疚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厥彊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安民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門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憩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謀慮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温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輔輕供就

曰齊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好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敬以敬順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係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共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清省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彊以剛果曰威猛以剛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曰桓道德純一曰思不眚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征 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

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蚤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愎很遂過曰刺外内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遠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人短折曰哀蚤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醜心動懼曰甄容儀恭美

曰勝威德剛武曰圍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行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内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温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息政外交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内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敏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施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恒剛克為廢柔克為懿履忘為

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内德曰獻治而生眚為平亂而不拘為靈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則以其明餘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緩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白虎通德論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戒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士冠禮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質死生同稱各持行合而

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
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
得稱帝不能立制作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
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
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
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
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
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
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
死後以其名為號爾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
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
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彊直理謚曰武天子崩臣下
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

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
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
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貴諸
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
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
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故無爵或曰夫人
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
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
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
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
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
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
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

爵祿凡五等附庸本無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爾顯號謚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

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獨斷帝謚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黃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罟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同文曰宣聲聞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溫柔聖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怠政外交曰攜治典不敷曰祈

一曰震

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

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案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協和神祇曰穆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人忘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謂之以爲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爲榮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穀梁傳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

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夕之事注窀厚也夕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注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注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注傳言子囊之善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職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疏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謚法錫民爵位曰文

孟子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名之謂謚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受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急急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乾學案上二條乃私謚之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大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荀氏家傳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爲務也

張璠漢書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曰宜爲貞節先生

蔡邕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張璠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德不聞有謚蔡哀穆臧否不立故私議也

晉中興書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校常伯無爵悉不

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造勳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通典帝王謚號議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以爲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荅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荅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質家兩言爲謚成湯是也文者一言爲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文家連號禁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絶不嫌也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陰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没有謚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脩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爲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

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録

之義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爾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通典元帝大興三年詔曰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謚也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適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正也

于寶晉記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脩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乖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謚為繆醜

太尉魯公賈充以韓謚為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應賜謚者則博士議定之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冊即冢祭賜謚

通典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毓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虎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二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虎之荅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祖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者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爾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表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祿顗或曾師傅或曾總錄並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案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

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同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爲疑

晉書禮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大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虎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

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爾

通典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考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案郭奕謚景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魏書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
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
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
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
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
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
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
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
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連鑣伊顏接衽論其謚
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
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
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
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
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
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
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
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
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
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唐六典注諸職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
吏録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
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内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
事無爵者稱子若縗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
賜謚曰先生

通典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

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謚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録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然後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爵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條告贈謚於柩而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瀆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彦伯訴屈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畤其故荅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

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案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為恭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荆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

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于家凶于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之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

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
利義非得所執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
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爲文貞左司郎
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檢
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録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
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
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得寔諸謚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
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爲
定未決玄宗爲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
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
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爲

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
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
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
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
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
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
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
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
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
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
重議及荅曰禮時爲大順文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

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塗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諤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為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部尚書呂諤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所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案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衆議今駁議擬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貶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謹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謚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温之密重王渾之器量

劉恢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

大曆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隳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疎為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辭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

元載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
郊虜入無弔災之患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
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絶之使王
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
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
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
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
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
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
廟寧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
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
曷可以議聖人立諡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
敢私於父諡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諡曰戾百王明制

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
不辱方居此諡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
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諡文
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
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
牒太常更詳他諡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垂於周
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別敕諡為文簡

乾學案唐書楊綰傳稱蘇端憸人也持異議
即此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諡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
初諡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
為恭竟諡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諡曰恪定州刺史定襄
郡公于匡濟諡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諡曰勤 以上五人案諡法並無乃

唐書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謚曰思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敕請還本謚補闕高越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隳其典法乎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館事例凡王公百官定謚考功録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録行狀一本申送

宋史禮志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同本家録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録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録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謚七十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録行狀送禮官定謚付史館脩入國史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永為定式直集賢院王皡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

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冊別無明證唯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皋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又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之世親聞啓奠告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既葬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

鄭樵通志序論一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義皇之前名是

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爾夏自啓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爲中爲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爲善惡也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

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爲人臣爲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序論二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爾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

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爲謚者正秦人之論爾不合乎古道

序論三案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爾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迫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荊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

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攏過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

序論四謚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為戾暴慢無親然後為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為蕩縱樂無度然後為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為惠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為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謚由其君為衆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為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五法之為謚者取一文爾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奠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說集而為法也故蘇

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
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
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
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
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
賀琛廣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
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
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
爲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
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
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
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關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
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
是非己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
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
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
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
大者

上謚法

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章
聲景宣明昭正敬恭莊肅
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
圉(或作禦)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
靖眞順思考晶顯和玄高光
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
仁智慎禮義周敏信達寬理

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
齊深温讓密厚純勤謙友祁
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貴
逸退訥偲述樂懋宜哲察通儀
經庇協端休悦綽容確恒
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悼懷愍亦作閔哀隱幽沖夷懼息攜
鄉愿儆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剌虚蕩墨

僭亢于褊專輕苛介暴虐
愎悖凶慢忍毒惡殘戾攘頑
晉驕酗湎僥徑侈惑靡溺
僞妄譎詒誣詭譎訟詭姦邪
慝孽危圮懦撓覆敗斁疵
饕費

右六十五謚用之殲夷焉用之小人焉凡上
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後論一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旌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

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爲多矣臣今復削去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謚分而爲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謚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耇之稱焉胡非謚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趮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今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

謚法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二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實取其逸所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戾取其狠取其很取其煩取其湎取其佚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詐取其譎取其偽取其譸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詭取其訛取其諂取其邪取其姦取其宄取其賊取其敗取其蠹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妃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斁所以待喪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號咷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

退取其訥所以待悟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取其速為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為黽勉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庶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費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三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為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為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為惡德則協比其鄰昏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為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為儉朋比之比為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四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

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胥矣能言巧言如流曰胥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適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

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春明退朝録古者將葬賜謚以易名近世多豪嬖或已葬而請謚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為請謚者五家皆在葬後苗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顏杲卿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國朝以來博士為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屢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謚既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鑿革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

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眞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謚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實元中元禄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元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諡明會典凡議謚洪武初俱禮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凡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弘治十五年奏準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覆勘郡王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覆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

丘濬舉贈謚以勸忠疏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蒙

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嬖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

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為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攷司俾其考定訂議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法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隆慶四年題準凡冒襲王爵奉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謚凡文武大臣賜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弘治四年令凡乞恩賜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十五年奏準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為上中下二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萬曆元年題準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十二年題準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為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文允塾異林頁尚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於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嫉戾祿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謚少不為貶今謚號渝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

議獨秦優謂陵廟王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議謚益行而橫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韓如璜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說郛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是父初無爵無謚者也先儒爲之辭曰父無爵無謚若以已有尊爵而謚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吁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已爵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蓋謚兼褒貶周之制也故使謚父而皆有褒無貶則可也使謚父而不能有褒無貶將據先王劝實之法而褒貶之邪則是因己之貴而暴父之惡難乎其爲顯揚之至情矣將徇人子榮親之情而褒褒之邪則是因子之貴而誣父之賢難乎其爲勸懲之公法矣善善惡惡者萬世之定評直筆不容貸周之天王不能改祖父幽厲之名而孔子作春秋亦不能特書弗父何叔梁紇於僑札之上也人子但以其身貴而貽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何必數易名之典邪

私謚

後漢書荀爽傳時人多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荀爽皆引大義正以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宋名臣言行錄張子厚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以問温公温公復書曰子厚生平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蘇軾與李方叔書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過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

張耒荅李文叔簡爲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

卑則公議不得盡申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邪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讀通所著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有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行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冥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謂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

李豫亨撰蓬窗記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開賜謚曰先生今二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矣以為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為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紀績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傷也

月不蠲首範跋亦無傷也

李濂私謚問荅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嘉猪子曰非禮也郯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是故君之誄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稱君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之有誄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變者也何為而不可曰昔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溫公公荅書深以為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沒也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不可易也曰唐世無爵稱子凡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

謚法五十字自以爲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世亦莫有用之者拘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爲而私謚之耶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婦人謚

顧夢麟中菴瑣錄案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掌夫之謚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王虎之亦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謚宣不從夫謚又虞潭母謚定桓温母謚敬南史駱文牙母謚恭此婦人有謚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恭纂
大清會典纂修官前總裁國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八

誄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此有文雅辭令難爲者故太祝主之

大史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歌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遣謂大遣奠故以遣謂祖廟之奠人之道終於此者以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乃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王之誄謚成於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黃度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于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諸侯相誄非禮也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謂而作謚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諸侯及大夫其上有尊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尊於天子者故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

陸元輔曰春秋傳莊公十年夏六月書公敗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有此不同愚案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一本幷無驚字當時只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故鄭注云馬驚奔失列集說舍鄭不從而以大崩解之是真有敗績之事不幾與春秋刺謬乎長樂陳氏謂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此亦調人之辭考之左傳非其實也愚又案左傳子產曰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彼敗績字與此敗績字正同非大崩敗績之謂也○又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孔子之類非必有謚也鄭注毋解誄為謚而集說仍之誤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誄其行以為謚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疏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言上天不置孔子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尚是大夫之美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陳澔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爾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

左傳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注弔至也憖且也屏敬也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注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

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蘗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

今遂遊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後漢書文苑傳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於獄中爲誄辭甚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劉熙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文心雕龍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

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愁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擊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眄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盲言自陳其垂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

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録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言目也

珊瑚鉤詩話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行狀

文心雕龍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金石例行狀惟韓退之狀董公如式

朱子語錄韓公董晉行狀稍長

乾學案朱子嫌昌黎董晉行狀稍長然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至二卷蓋行狀不妨詳言之亦視其人爾長短不可限也

李翺百官行狀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而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没而不朽曾不能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侈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無穢簡冊不可取信

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逋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辭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

錢謙益曰予聞古之人所為誌其人者不知其為人則取徵於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之須眉面目謦欬稟止顯顯然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然而不以其為人殫也而肥黔也而哲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恃以作銘者止在行狀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世道交喪人盡劫也今負者劫財黠者劫名其黠之尤者乘時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絶驚爆之事以夸大其祖父明以掄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行狀之失實始

書牘

司馬氏書儀訃告親友書○尊卑長幼如常日書儀麤生紙直書其事勿為文飾

朱子家禮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

日棄世專人訃告月日哀子某泣血某親某人（案禮喪稱哀子哀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書儀致賻遺狀○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人靈筵聊備賻儀（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賻儀香酒曰奠儀）伏惟歆納謹狀（年月日具位依常式封皮）

狀上某官靈筵具位某謹封（此是亡者官尊其儀乃若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用面簽題曰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家禮賻奠狀式○具官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官某公靈筵聊備賻儀（香茶酒食則云奠儀）伏惟歆納謹狀年月日具位某某物若干

具位姓某狀

書儀謝賻遺書（今三年之喪未卒哭不發書多令姪孫及其餘親發謝書）右伏蒙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大官云薨沒）特賜賻儀（遺奠下隨事）誠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上某位某謹封此與尊儀也如平交即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賜去下誠字後云謹奉陳謝謹狀無年封皮用面簽餘如前

慰大官門狀○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祇慰某位伏聽處分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慰平交○某位姓某右某祇慰某官謹狀月日具位某狀

慰人名紙○形如常但題其陰面云某郡姓名慰此與平交已下用之若平交已下期喪亦用慰狀大功已下用起居狀相面而見慰

慰人父母亡疏狀鄭儀書上姓名頓首封時取月日者向上如敵體即首一紙無月日末云謹奉疏慘愴不次此單書劉儀短疏覆疏長疏三幅書凡六紙考其詞理重複如一今參取三本但尊卑之間語言輕重差異爾若別有情事自當更作手簡別幅述之若慰適孫承重者如父母法某頓首再拜言不意凶變先某位奄棄榮養承訃告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絶何以堪居此上尊官也平交已下止云頓首亡者官尊某位為先丈無素契為先府君母亡云先太夫人先太君無封邑者止云先夫人改不意凶變為邦國不幸無官有素契改先亡者官尊即改奄棄侍養為奄捐館舍無官止云奄違色養平交云恭惟降等緬

日月流速遽踰旬朔或云流萬或云不居或云遽及孟仲季春若已祥禫祭各隨其時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伏乞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強加餐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禮制某事役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奉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云末由奉慰悲慘增深謹奉疏平交已下改為狀伏惟鑒察降等不用此不備謹疏平交已下云不宣鄭裴用不次某位大孝苫前日月具位姓某疏上平交已下可稱郡望并改疏為狀封皮前重封疏上某位苫前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荅人狀於所尊稱疏於平交已下只去言字蓋稽顙而後拜三年之禮也古者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曰先妣承重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或云遽及孟仲季安厝卒哭大小祥禫除隨時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即曰偏罰罪深父先

亡則母
無父同 無望生全即日蒙恩稱尊云免平交去此二字祇奉凡筵苟存視息伏承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情言不能盡降等云遠蒙眷私曲加慰問哀感之深非言可論凡遭父母喪知舊皆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閔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若不得已須至先發當删此四句餘親彼雖無書弔問己因書亦當言之但不特發書爾末由號訴不勝隕絶謹扶力奉疏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孤子姓某疏上平交巳下云奉狀謹狀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女云孤女平交云狀上某位座前閣下並如常謹空平交無此封皮疏上某位孤子姓某謹封餘如前平交者封皮重封亦如內封皮與居憂人啓狀○某啓日月流邁奄踰旬朔安厝卒哭大祥禫除隨時伏惟平交巳下同前孝心追慕沈痛難居孟春猶寒隨時起居支福支者言其毀瘠僅及支梧也稱尊云動止支勝平交云所履降等云支宜支福支和重支祐小重支宜支適小輕支立大輕某即日蒙恩稱尊云免伏乞平交巳下同前節哀順變俯從禮制某事役所縻存官如前末由拜慰稱尊云造平交云奉或云展降等云敘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巳下伯云悲慘增深謹奉狀伏惟鑒察降等即不用此二句不備稱尊巳下云不宣謹狀月日具位姓

某狀上某位服前餘皆如前某叩頭泣血言稱尊巳下改言為啓日月流速屢更晦朔奄及大小祥禫踰時攀慕號絶不自勝堪孟春猶寒伏惟某位尊體起居萬福降等無尊體字但云動止餘如前某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則云偏罰罪深無復生理即日蒙恩稱尊云免平交無此二字祇奉凡筵苟存視息末由號訴隕咽倍深謹扶力奉疏云云餘如前式

慰人父母在祖父母亡啓狀若已慰其父則○某啓禍無故不慰其子可也常尊祖考某位無官有契即云幾丈無契即云尊祖考府君亡者官尊云奄捐館舍祖母云尊祖妣某封無封云尊祖妣夫人奄忽違世裂何可勝任孟春猶寒未審尊體何似平交巳下云所履伏惟恭緬如前孝心純至哀慟摧自寬抑以慰慈念某事役所縻在官如前末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平交謹奉狀云云如前式○若其人父母巳亡則此慰祖父母狀改稿毒罔極為痛苦改荼毒憂苦為凶變改強加餐物為深自抑割去上孝字改苦前為座前謹空苫次為足下

祖父母亡荅人啓狀○某啓不圖凶禍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奄忽棄背痛苦摧裂不自勝堪專介臨門伏蒙尊慈特賜書尺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仁恩眷私隨等）孟春猶寒（亦隨時）伏惟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如前）某即日侍奉幸免他苦末由詣左右展洩徒增哽塞謹奉狀上謝不宣（極尊云不備）謹狀

慰人伯叔父母姑亡○某啓不異凶變尊伯父某位（伯母叔父）母姑隨時降等改尊為賢）奄忽傾逝（亡者官尊云奄捐館舍）承問驚怛不能已已伏惟親愛敦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孟春猶寒尊體何如伏乞深自寬抑以慰遠誠某事役（云云如前式）

伯叔父母姑亡荅人慰○某啓家門不幸幾伯父（伯叔母準此姑曰幾家姑不言封）奄忽棄背摧痛酸楚不自堪忍伏蒙尊慈（云云如前式○無父母者不云侍奉）

慰人兄弟姊妹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啓狀但改尊伯父為尊兄（亦曰令兄弟曰令弟姊曰令姊妹曰令妹平交已下改為賢若彼有兄弟姊妹數人須言行第或官封姊妹無封者稱其夫姓云某宅令姊妹）親愛為友愛（餘並同）

兄弟姊妹亡荅人慰○比伯父母亡荅人狀但改幾伯父為家兄（弟曰舍弟姊曰家姊妹曰小妹有數人者須言行第不必言封）改棄背為喪逝（餘並同）

慰人妻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狀但改尊伯父為夫人郡縣君（無封即云賢閤）即改傾逝為薨逝改驚怛為驚愕改親愛敦隆為伉儷義重改哀慟為悲悼（餘並同）

妻亡荅人○比伯叔父母亡荅人但改家門為私家幾伯父奄忽喪逝摧痛為悲悼（餘並同）

慰人子姪孫亡○某啓伏承（平交已下為切承）今子某位（姪曰令姪孫曰令孫平交已下若有數人須言行第遽爾天沒不勝驚怛伏惟（恭繪同前）慈哀隆深悲慟沈痛何可堪勝（餘並同）

慰人伯叔父母狀改寬抑為抑割

子孫亡苔人狀○比妻亡苔人慰啓但改私家爲私門室人奄忽喪逝爲小子某亡者名也姪曰少姪孫曰幼孫遽爾夭折改悲悼曰悲念餘並同○自叔伯父母已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狀止於小簡言之雖亦可行但裴鄭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裴鄭又有慰外祖父母舅姨妻父母外甥三殤及僧尼幷親戚相弔等書今並刪去

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

丘濬曰案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縹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爲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爲書一通既襄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之後然後行之謹録於此以備采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處人痛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家禮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則曰先妣承重則曰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曰諸賢既蒙下弔平交以下則曰臨弔又賜厚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逮其送往又辱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具衰絰踵門拜謝奈縹然重服哀痛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鑒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皮重封並同前此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日月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姓名疏上某位座前謹空

弔祭文

白虎通德論天子聞諸侯薨使大夫弔之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乾學案弔辭之古者宜數賈太傅之弔屈原班孟堅雖東漢人所述弔辭當又在太傅之先也

朱子家禮祭文式○維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越

千支朔若干日干支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尚饗

趙璘因話録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子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師以書亟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何孟春曰文章有簡短可稱者宋歐陽文忠亭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為祭文戒之留意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

徐炳筆精宋張子韶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尚饗其子洪邁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韶不知省許多紙筆莫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云不幾於没字碑乎豈可為制惟武廟祭靳文僖曰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間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陶潛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淒其相悲同袍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没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

豈吾緇揆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
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
之中野以安其魂宵宵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
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
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哀辭

文心雕龍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
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
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
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
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
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
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
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
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
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
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
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
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
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
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爾

撫言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曾肇曰墓銘埋之墓中哀辭刻之冢上

附

招

楚辭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補注李善以招魂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挽歌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疏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莊子紼謳所生必于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疎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鬠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于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歌

挽歌者歌之亦呼為挽歌

歐陽詢曰挽歌非始於田橫案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鄉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邪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終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何承天纂文薤露今人挽歌

困學紀聞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橫客也

續漢書禮儀志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
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
送終之禮雖音曲擢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
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爲挽歌因
唱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
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
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依舊遣公卿以下
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
皇后王氏崩有司奏遣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續晉陽秋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
大鈴使左右唱和

陶潛擬挽歌辭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
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
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自足一在昔無
酒飲今日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看案盈
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
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二荒草
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
無人歸高墳正嵂嵂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
一以閒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
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能道託體同山阿三

裴啓語林泰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

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宋書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謝綽宋拾遺録太祖常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方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梁書武帝天監元年葬長沙郡王懿給挽歌二部

謝機卿傳機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游歷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北史齊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

研收陽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

通典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輴輬車爲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爲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襆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襦布（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輴輬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襆衣皆執鐸帗

唐書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爲挽辭一解述

俟志命挽士唱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哀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爲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
歌之

程敏政文毋王宜人挽詩序略挽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紼謳古樂府之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爾顧近世爲之者則近於黃鳥之詩本於人子所追慕則近於蓼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託爲之習於見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可用情之譏蓋士大夫之告哀乞詩類於俗人之飯僧追薦勢不能自已也

章懋鄭君挽詩序略挽詩何始乎其倣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斂哀以爲挽歌厥後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爲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弔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爲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託諸能言之士爲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沸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親之故不遑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爲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

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

湛若水李氏哀挽詩序昔者琴張有桑戶之歌于貢以爲非禮二子皆學於孔子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挽歌可有乎情有哀樂皆發而爲歌故曰其嘯也歌古之哀死有誄有雜露之歌故招魂大招亦歌也挽歌果可無乎甘泉子曰喪死曰招曰挽曰歌曰誄者挽也歌者相也大凡舉重必歌以相力憂悲愉佚皆於是焉見之多出於發隕之所爲作也古之君子其生也人愛之其死也人哀之哀之不能無挽挽之不能無相相之不能無言言之不能無聲聲之不能無音以成文焉此挽歌之所爲作也變

丘濬曰古人挽歌專用之以齊衆力至於今世昇柩者猶歌之辭雖鄙俚亦足歎人生必死死者不可復回之意非若近世所謂挽詩者又祖物故子孫爲之偏千世之能詩者爲之甚至死已數十年猶追爲之者失古意矣唐宋以來固有是作然皆平日交游有契誼之舊有親比之好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於言爾近世作詩者與其人乃至有素昧平生無半面之識一日之雅者亦皆強作之大無謂也

何孟春曰導擧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唯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挽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爲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有情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予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歎欷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興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救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令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同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之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集傳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

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
大命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集傳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今天降疾殆
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劉大漪于艱難
集傳劉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吾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劉大漪于艱難曰元子劉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
勸小大庶邦集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
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劉冒貢于非幾集傳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爾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傳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于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尋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閒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魏氏春秋]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於御側明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晉書元帝紀]太寧三年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

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行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内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没於地下無恨黄泉

成帝紀咸康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豫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兹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除逋寇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於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内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庚申帝不豫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内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戊寅帝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

事重不能無遺慮爾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環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

陳書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世祖崩於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翼內外協和勿違朕意

太建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高宗崩於宣福殿遺詔曰朕爰自遘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廟之貺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適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贊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三年春三月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戊午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宋

并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
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
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
聖重明屬鴻曆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
都嵩極定鼎河瀍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
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
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

北齊書孝昭帝皇建二年十一月崩遺詔曰朕嬰此暴
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幾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
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
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表紀之體一同漢文三十六
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夏四月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
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
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
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
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
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
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
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
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
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
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
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

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
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
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
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
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
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
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
命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
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且
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
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
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案
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内

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内勿禁昏娶飲食一令如平常
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
以類爲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

武帝宣政元年六月丁酉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遺
詔曰人稟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
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
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
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
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
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
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幾
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
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

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如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隋書仁壽四年秋七月丁未高祖崩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日蓋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誠勅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萬國歡心欲念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刑政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天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偏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勠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

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
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
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
宜依前勅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太監牛玉傳恭裴當王順周善至榻前諭之曰自古人
生必有死今朕疾已深儻有不諱東宮速擇日即皇帝
位過百日成昏皇后錢氏名位素定當盡孝養以終天
年德王等王俱與善地俾之國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
忍衆妃不要殉葬斂時須沐浴潔淨棺内裝用袍服繫
腰絛環皇后同東宮 帶皮鞋者易以絛鞋衣服不
須多縱多亦無用擇好地建陵寢皇后他日壽終宜合
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祔此言俱遵行毋違

孝宗實錄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帝大漸曉刻遣司禮
太監戴義召内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
清宮東煖閣御榻前帝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
牀上榻前叩頭問安帝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
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
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心
調理帝自叙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
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於榻前陳寬蕭敬李榮
俱跪於牀下帝命義書於片紙曰朕昔侍太皇太后宮
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弘治
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冊爲皇太子正位東宮
年已長成主器昏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

行皆逐句宣授聞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又
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尚
幼先生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
皆飲泣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聖上寬心
息慮以膺萬福語久玉音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
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識其大者如此時距升遐一日
而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聖性之涵養有素故終始之
際一得其正云帝召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后
與東宮做禮儀悉從先帝遺典祭用素羞東宮務遵守
祖宗成法孝奉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
保貞吉

穆宗實錄隆慶六年五月己酉帝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帝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於左拱等跪於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感痛罪叩首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頷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光宗實錄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甲戌帝召見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策儲原卜期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帝目顧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

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帝指自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及治法甚合上喜甚命進藥諸臣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輔臣一熠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而乳媼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上喜甚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言聖體用藥後煖甚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欣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臣言不宜驟上令中使傳趣益急因再進

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云聖體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閤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篆大行皇帝冊寶兩內監在云有鴻臚寺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荅以難信俄蒙召見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銀幣燒劄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召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天矣蓋九月一日也

嗣天子奠殯即位

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傳伊尹制百官以二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祭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爾故知祠實是祭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于天子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禮而告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周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集傳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雨朝臣承命者動減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闍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　傳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伯相召公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疏工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鄭云蓋大斂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集傳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

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惟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黼間南鄉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集傳此平時見羣臣朝覲諸矣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枝竹席也黼白黑雜綵純緣也華綵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凡是也　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集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序謂之序底席蒲蒻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集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莞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鄉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集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緣漆漆几也牖間南鄉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集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發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吳氏曰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

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集傳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藩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綏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綏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二人崔弁執惠立于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集傳弁士服崔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子路冠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陛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榷埋罳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流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蟻蚍蜉蟲也此蟲色黑故知蟻裳色玄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集傳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繡不蟻裳者蓋無事於虁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疏彤赤色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古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太史持冊書顧命欲以進位故與王同升○集傳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集傳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撫忘天威乎謙辭推託於不能也顧命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傳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王受瑁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贊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鄭云宿即肅也各用一同為一進○集傳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祭嚌宅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傳半圭曰璋臣所執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疏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酌傅所酌酒至殯東南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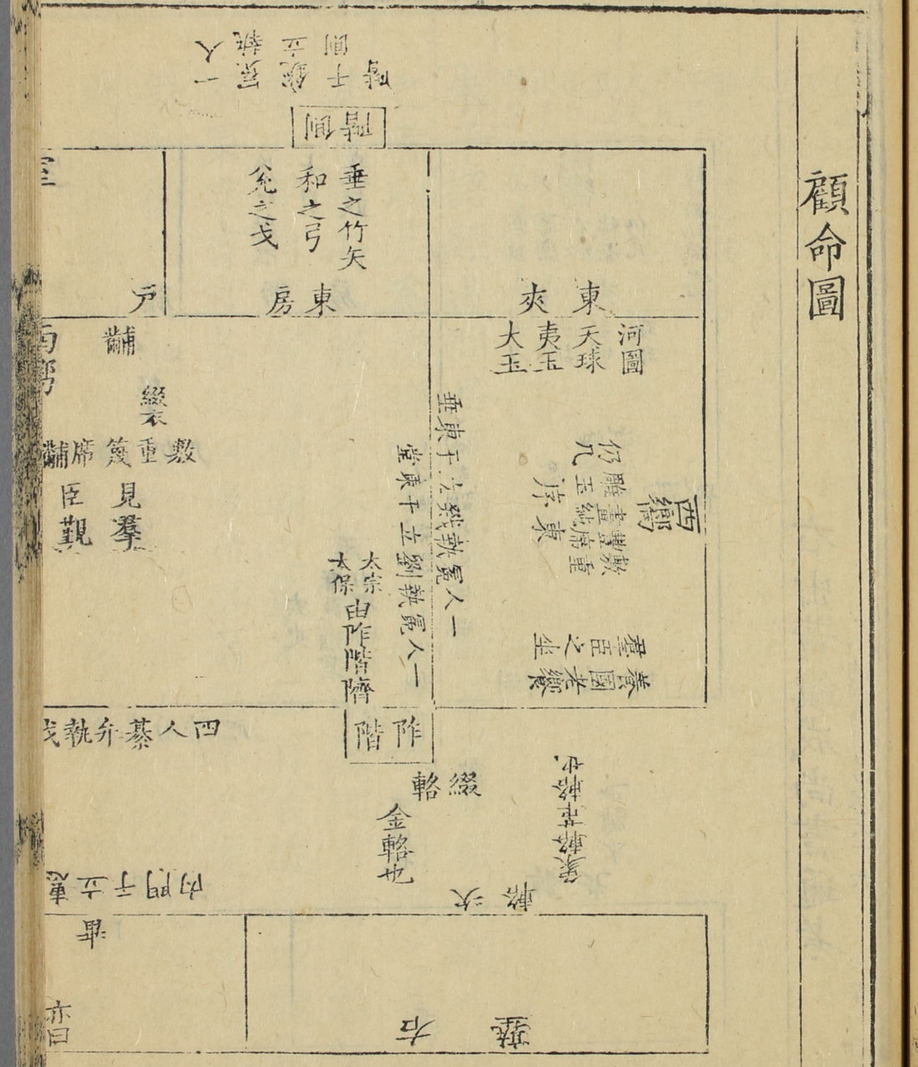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疏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集傳以酒至齒曰嚌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有喪紀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辭飲福亦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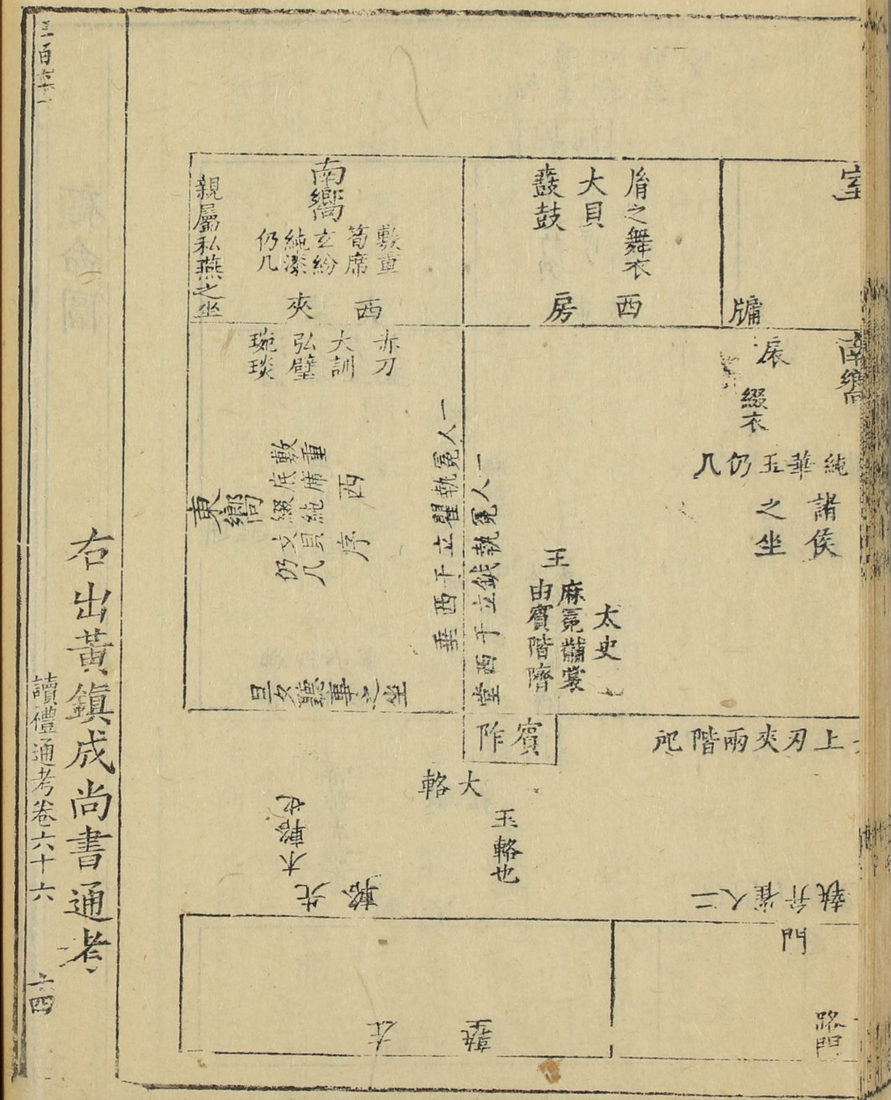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門俟卿士以下司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國喪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王之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在太保之上於時太保領冢宰相之辭周禮大祝辯九拜一曰稽首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首者拜而後稽顙者拜而後稽首也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故未為後也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暨司徒皆共輔王之人芮伯畿內諸侯並進陳戒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羑若猶訓之為道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

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疏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曰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傳無自荒忘遺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疏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集傳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顧命圖





右出黃鎮成尚書通考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乎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自成王顧命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受乎太保使太史秉冊授王於文諸侯入門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奚踊荅拜聖人復起不見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其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

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固不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乾學案伊訓祠于先王是冢宰攝行奠殯之禮而康王親受同祭咤鄭氏言太甲踰月即位而康王受冊度在成王崩後八日蓋商周之禮已微有不同顧命所載乃周公所制也蘇氏議康王失禮謂當用喪服受冊見羣臣是輕議周公也可乎哉至引喪服行冠禮及叔向對子皮之語尤為比擬失倫夫冠禮通乎士庶因喪而變自無不可若夫子皮欲見新君子產已知其非易服見實乃必無之事子皮聊以謝客爾即位何事乎而可以同日語哉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斯言得之矣

藥菴得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

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
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
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
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
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
萬世之變也
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
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
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
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
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
萬世之變也

呂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
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
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
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
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
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憂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
不若衰世之陪臣邪

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
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之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
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
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詖之冕
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宗而無疑其
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隱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

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
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董鼎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
夫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
呂仲王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
廟者伊尹也援此證恐未爲安

陳櫟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主於達權守經合禮之正而不可
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
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衆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
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
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何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
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
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
率西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翕集於一旬之內可
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
無以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
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何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
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

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爾莫若兩存之
張邦奇曰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王以麻冕黼衮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
以爲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
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爲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爲天子以
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爲家則先君之喪
正不得以爲已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
也天下宜共喪焉耳其以其服爲已私服乎葉氏以爲畢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
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召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爲其必以嘉服哉是皆
不可得而曉矣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
詰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亦非也夫康王報詰乃求助於羣臣烏害於言哉

春秋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安國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葬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哀經之中不言何謂也子曰何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羣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武以為康王釋服

離文而即吉則誤矣

何濟川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

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

黃幹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祠于先王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汪克寬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於先王之文苟太甲始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往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綱紀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

春秋諸侯喪禮

猶夫盡廢也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注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柩在殯乃言即位）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月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

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踰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注周道尚明無愧於不往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乾學案春秋二條雖諸侯之禮而諸儒所述伊訓顧命皆天子之事而正棺兩楹之間又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從出也并次於此備觀覽焉

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作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俟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殤帝紀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安帝紀帝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於清河邸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

帝爲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惟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適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

乾學案成王以乙丑崩癸酉康王即位相距九日鄭氏曰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癸酉而後即位也穀梁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間蓋奠殯而後即位范甯曰先君未殯嗣君不得即位必進尚書顧命蓋有意法古矣然歷考史傳若惠帝繼高祖文帝繼惠帝宣帝繼昭帝哀平以後制於賊莽以及順帝繼安帝沖質桓靈獻以次相繼或有故而變常或自外藩徵入皆不可律以典制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丁未景帝即位差爲近古然大行已出葬嗣君不得受命於殯又非矣武帝以丁卯崩於五柞宮入殯未央宮戊辰昭帝即位受命於

殯矣而殯期又迫至於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殤帝沖帝皆以大行崩日即位非治殯之草
略則捐殯而見羣臣皆非禮之尤者也若宣
帝以甲戌崩癸巳元帝即位相距二十日元
帝以壬辰崩己未成帝即位相距二十八日
成帝以丙戌崩丙午哀帝即位相距二十一
日又病於太緩愚謂古人奠殯即位凡有二
意一則附身之事經營未畢則孝子之心不
能以即安故雖君命有所不赴必無遽臨羣
臣之理一謂尸未入柩則故君猶在尸既入
柩則故君已亡是以未殯而先即位與既殯
而緩即位者皆非傳受之正也三代之制至
漢已不可問矣

陳書陳高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遺詔徵世祖入纂
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大行
皇帝奄棄萬國諸孤貌爾及國無期須立長王以寧寓
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
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宜奉大宗嗣膺寶錄未亡人
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縣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
於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帝位於太極前殿
魏書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
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
陽殿哭踊久之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
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領軍將
軍于忠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向哭十數聲止光捧冊
進璽綬太子跼受服皇帝用衮冕之服御太極前殿光

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馬端臨曰案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于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喪經之中行嗣服之古禮突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景帝以丁未即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孝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須為陵寢故外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故者謂神器不宜久虛若侯喪後即位如惠帝已遲故三公奏引尚書顧命既殯而即位其時閉城門宮門勒兵嚴宿衛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至嗣皇踐阼乃始解嚴蓋為宗社大計不能待葬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內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位乎孝文賢主力隨古道以行親喪蕭宗幼沖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抑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乾學案顧命亦可髣髴知其體裁矣

命冊度則大臣傳遺命以告於嗣君者漢人舊禮通考卷八十六

策命當即冊度之意而史不傳其文獨安帝即位有皇太后策而陳文纂統亦有皇后令

雖非入行顧命亦可髣髴知其體裁矣

舊唐書苗晉卿傳文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狥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顒顒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皆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

哀已五日矣願準遺詔聽政則四裔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于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衰時遇金革豈非衛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

乾學案天子居喪大臣攝冢宰唐時尚有其制錄之以備一代之典故然自殷高宗以來載諸史策者周公霍光而下亦僅見此而卒未行也

唐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
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以熙庶功無
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
能言德宗憂感形於顏色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
爲之涕泣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
宮安否朝臣憂懼不知所爲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
紫衣麻鞋不俟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
二十四日宣遺詔上衰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以檢
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護山陵使中丞武元衡
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案行山陵使刑部侍郎鄭雲逵
爲鹵簿使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有或違
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
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不許二月癸
卯朝百寮於紫宸門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
懼焉願得覩聖顏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唐鑑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
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猝召翰林學
士鄭絪衞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
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適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
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正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

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欤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洞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乾學案唐太宗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於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於柩前高宗十二月丁巳崩於貞觀殿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肅宗四月丙寅崩於長生殿太子即皇帝位於柩前代宗五月辛酉崩癸亥皇乃迎太子見羣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代宗五月辛酉崩癸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憲宗正月庚子崩辛丑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司空兼中書令韓弘攝冢宰閏月丙午皇太子即位於太極殿戊申始聽政穆宗正月壬申崩癸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即位於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敬宗十二月辛丑崩乙巳江王即位於宣政殿戊申始聽政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爲皇太叔三月甲子崩光王即位於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宣宗八月癸巳崩立鄆王爲皇太子癸巳即位於柩前庚子始聽政懿宗七月辛巳崩立普王爲皇太子辛巳即位於柩前八月癸巳始聽政諸帝即位皆在大行殯後有遺詔又每以大臣攝冢宰

髣髴古制矣而順宗實錄出於昌黎集視諸
帝爲尤詳其遺詔朱子以爲即古冊度之類
備載之以資參考惟聽政之期不待除服是
不可解杜氏以爲漢人舊制三日聽政未知
何據也

[吕柟禮問]既殯皇帝卜日斬衰受命於大行皇帝几筵遂以衰冕升奉天殿告
天地告於奉先殿遂以告於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即位於奉天殿以覲羣臣羣
臣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於承天門及天下以來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
七日素冠麻衣絰以臨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黼裳
以即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
冠麻衣絰退則衰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君也故定位
於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於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賻
求金不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羣臣乎數
日而葬葬畢即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即位後魏崔光之議也
閻若璩曰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固爲守經之言
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
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
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令畿内臣
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
社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曰大保
吏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子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
君臣亦皆古服董眞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
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諸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
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
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
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
西面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謂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尚且
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
邪則又蘇氏之未深考也

新君謁廟

南齊書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
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
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
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
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

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烝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

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即位赴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墾綏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贊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

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
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
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
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
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
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
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

乾學案嗣王即位奠殯見於殷周之書者章章可據矣自秦至六代蔑爾無聞馬貴與言西漢人主嗣位見高廟其儀亦不傳至齊永泰初徐孝嗣始請廟見旋即停罷陳始有即位謁廟之禮見於沈文阿傳陳之告廟雖異於殷周之奠殯然亦猶其遺意也故因類而附著之

宋史禮志孝宗即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酒齊等物並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寧宗即位時有孝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為闕典乞早擇日恭謁太廟乃詔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請以來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為俟皇帝從吉討論施行

文獻通考案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

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

乾學案伊訓顧命但云奠殯無謁廟之事蓋古制喪三年不祭不應入廟諸家每引周頌閔予小子詩據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箋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孔疏此朝廟早晚毛無明說王肅謂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是成王朝廟乃在三年喪畢之後與夫初喪奠殯事不

侔矣惟昭成哀三紀即位之下即書謁高廟可知漢人已有此失禮之舉但不知其失始於何時也○再案家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祔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是成王未除喪已朝祖矣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三十

國恤二

周大喪儀

喪大記疾病君徹縣注天子宮縣○君夫人卒於路寢注言死者必於正處也

曲禮崩曰天王崩注史書策辭

右初崩

周禮天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劉彝曰王之衰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太祖之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魂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皇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也是以夏采復于太廟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

夏官祭僕 大喪復于小廟
隷僕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天官玉府 大喪共復衣裳
王昭禹曰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玉府言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玉府
春官司服 大喪共其復衣服
檀弓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有事○疏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祖之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諸侯太
曲禮 復曰天子復矣 注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喪服小記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 疏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各書於旌旗此並殷禮周世則復曰皐天子復矣

右復

周禮地官鼓人 大喪則詔大僕鼓 注始崩及窆時也
夏官大僕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注戒鼓聲鼓以警衆也○疏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
大司馬 大喪平士大夫 注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
司士 大喪作士掌事 注事謂奠斂之屬
易祓曰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
天官宰夫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注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春官大宗伯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注相詔王禮也
秋官大司寇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注大喪所前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
地官師氏 喪紀王舉則從 注舉猶行也○疏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
鄭伯熊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春官世婦凡王后有摯事於婦人則詔相 注摯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爲大喪而拜王昭禹曰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也 凡國之喪紀亦如之

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注非常之難要在門○疏大故謂兵災大喪謂王喪非常之難須警備故云要在門鄭鍔曰若有大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衆之以衛至尊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注葛葛經武士尚輕○疏臣爲王貴賤皆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地官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注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史浩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

夏官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注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喪謂王喪易被曰守以道路爲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爲可恃使內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僞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罪奇衺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

檀弓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疏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貨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

右戒臣民

周禮夏官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注僕人大僕也 黃度曰射人大僕皆法度之事

鄭鍔曰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天官玉府大喪共角枕角杯 注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 注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王昭禹曰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地官委人喪紀共其木材 注木材給張事

乾學案以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

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

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崩○疏此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

右命訃

周禮春官肆師大喪令外内命婦序哭注序卑尊相次秩○疏哭若然則内命婦於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

内宗大喪序哭者注次序外内宗及命婦哭王

天官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序哭者亦如之注帥

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

王昭禹曰大喪外宗序内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夏官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注守官不可空也

易衰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喪大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外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右哭位

周禮天官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疏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

右受含襚幣玉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疏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

則以縑長半副赬末長終幅廣二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案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

右爲銘

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漸設斗共其鬱鬯注鬯酒使之香美者○釋文斗依注音主

鬱人大喪之漸共其肆器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黃度曰肆器蓋所以盛沃鬯非陳器盤之屬

肆師大喪大漸以鬯則築鬱鬯注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小宗伯大喪以鬯漸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

天官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注以給線縷著吁口綦握之屬者與亦謂之文○疏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以給線縷者謂所裁縫皆用線縷釋經絲也著吁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也案士喪禮握手玄纊裹著組繫案鄭云綦屨繫旨是用纊組之事也青與赤謂之文纊人職文纊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之

于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爲纊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爲物之飾

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注內具紛帨線纊鑿袠之屬○疏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鑿袠故死者入擴亦兼有數物又有刀礪小觿之等故云之屬以總之也

于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所用紛帨線纊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乾學案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衣皆通用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疏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周謂之夷槃漢禮器制度多得古

于昭禹曰夷傷也冰槃曰夷槃移尸於堂曰夷堂牀曰夷衾皆以哀傷爲主

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頰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爾

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

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唯盈○疏差率而上則天子

雜記天子飯九貝注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繅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衣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大斂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溯注大肆以秬鬯溯注溯謂浴尸也小祝大喪贊溯注溯謂以肆鬯溯之小祝贊之王昭禹曰王始崩大祝贊之天官女御大喪掌沐浴注王及后之喪大宰大喪贊含玉注助王為之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喪大記君沐粱注君沐粱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右沐浴含飯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疏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十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云

地官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與祖奠皆有牲牛

奠大遣等

鄭鍔曰牲取可以為禮足矣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僞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牛人喪事共其奠牛注喪所薦饋曰奠

司徒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王氏曰獸人共生獸死獸者獸人所共田獵所得囿人所共囿游所牧其物若麋膚魚鼈之類

劉彝曰物者所共有名件也

天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注共其完者

劉彝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於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於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於腊人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疏凡獸入人是其不完者
獻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薨注鱻生也薨乾也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
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

乾學案以上七條大斂奠至祖奠遣奠通用

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君以簟席注簟細葦席也下有莞○小斂布絞縮旨一橫者三君錦衾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

乾學案小斂之衣君與大夫士皆十有九稱

注疏謂法天地之終數則天子亦十九稱與君無祿注無祿者不陳不以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凡陳衣者實之箧取衣者亦以箧升降者自西階注取猶受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繶紿紵不入注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繶紿紵約者當暑之褖衣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執事大祝之屬

右陳小斂衣奠

大祝大喪贊斂

喪大記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斂者既斂必哭

右小斂

周禮春官大祝大喪徹奠疏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

右徹始死奠

周禮夏官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

分以日夜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漏之箭畫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問尊卑皆哭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晝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晝夜漏也聲大夫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也

昏祝曰守之以水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知其漏箭之遷易

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

右代哭

周禮地官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注薪蒸給炊及燎也

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庭燎在大寢之庭

喪大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右設燎

周禮春官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琢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琢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六玉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復高爲眉琢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琢之中以斂尸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琮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天地爲陰陽之主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璧琮又疏焉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

喪大記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疏君百稱天子當百二十稱也○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褖衣褖注褖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檀弓君即位而爲棺槨歲一漆之藏焉○天子之棺四重

右陳大斂具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右設棺

周禮地官舍人喪紀共熬穀

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帝綬疏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

掌次凡喪王則張帝注張帝柘上承璧

春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

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注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項安世曰柏敦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

右陳殯具

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右大斂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

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疏菆叢也謂用木取棺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屋注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以刺繡於綪幕加椁以覆棺口乃屋其上畫塗之○疏斧謂繡綪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畢畫塗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畫塗之也天子之禮也

周禮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眚哉注深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逆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哉謂後殃

史浩曰人過曰眚天降曰災國有眚災王當祇畏以修德弭咎以歸己故曰受鄭伯熊曰國有大變毋乃粢盛不潔鬼神弗享與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王在疚欲請命於神祇而身受譴罪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眚災於己甸師掌耕王藉共齊盛者也故司其事

春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注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

王氏曰於甸人請禱則大祝言於匶使知爲

小祝設熬置銘疏熬謂熬穀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銘謂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

右殯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

右大斂奠

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鄭鍔曰凶五服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凶服則當服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疏之情所以當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注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

夏官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

王昭禹曰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

天官内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斬衰於后服齊衰也

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絰

内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注使使其屬之

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上士内命婦謂爲命婦之疏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則士妻亦爲命婦可知

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内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

夏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

黃度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子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

春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濾者且授之杖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濾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

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疏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疏三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詳見前第四卷喪期內

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爲國之鎮如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爲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既事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爲萬世之榮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注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

右陳寶器

喪大記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疏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幛幛之如宮牆也

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倚廬賤者居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周禮春官外宗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
右倚廬

世婦大喪比外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注苛譴也○疏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爲位而哭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乾學案哭位條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

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序哭並此條通用

當互考

檀弓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主人哭入則踊

右朝夕哭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注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疏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又陳殯具條有司凡筵設葦席素凡皆此條

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夕奠

周禮天官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注喪事之籩謂殷奠時○疏殷猶大也大奠謂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乾學案陳小斂奠條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內有司凡筵設葦席素凡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後凡殷奠通用當互考

右朝月月半殷奠

乾學案儀禮士喪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

仲通志諸書則但掇拾數語而條貫闕如人不謂善也唯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採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則頗失之混前士喪禮中已列喪大記諸篇而此更重出之則又失之複逮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案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今此篇多仍馬氏之舊亦頗有所增損至於諸侯以下喪禮則盡見前篇茲不混入而諸侯禮可通於天子者亦附著焉庶幾本末麤麤具有可考見云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葬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執事葬盖辟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非某擊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爲窆杜子春讀窆爲毖皆謂葬穿壙也○疏獻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倫視之如哭柩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令王不親哭於殯門外此也卜葬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之材無官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卜葬地在壙所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也故云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注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疏大喪謂王喪請度甫窆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

地之處

王昭禹曰公墓之地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掌焉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易祓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

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
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疏上經已甫窆此經復云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爾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覆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覆土鄭舉羨爲況也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大卜凡喪事命龜注更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疏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

檀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剡其人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幾內百縣之祀也○柏槨以端長六尺疏柏槨者謂爲槨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雜木鄭注方相職云天子之槨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頭也積柏材作槨並等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槨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注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繞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槨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入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疊至上始爲題湊湊繞也吉木頭相

右獻器卜宅卜日

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疊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棺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喪大記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魚注間可以藏物君容柷者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槨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槨字磨滅之餘槨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諸侯棺槨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繒純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無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右井槨

周禮天官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注溉滌也○疏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鄭鍔曰所用之器則濯溉以潔所奉粢盛則差擇以致精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踊注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踊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內人踊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溉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踊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遣內豎使踊也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

司服共其衣服朔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皆

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周禮春官喪祝及辟令啓

注鄭司農云辟謂除蔽塗椁也令啓謂喪日而殯殯時以椁蔽塗其椁及至葬時命役人開之也○疏除蔽塗棺者七祝主命役人開之

右啓

周禮天官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注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筵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

乾學案設燎條內有舍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

當考

秋官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注喪遷者將葬朝於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疏將葬而往朝七廟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注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享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以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

劉熹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祇也

小司寇前王而辟

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

地官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注喪紀大喪之事也○疏王家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注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緋○疏王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撿校挽柩之事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六遂主六緋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緋在棺曰緋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緋及窆陳役注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緋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緋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疏窆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唯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緋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緋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舉在棺而言緋也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緋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緋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廛車屬六緋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者爲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黃度曰及葬大司徒親帥鄉役屬六引遂人亦帥野役屬六緋及窆陳列之使背碑引緋司徒皆節制之司徒節制野役獨此事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注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言王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止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也天子六緋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掘土鄉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注治謂監督其事○疏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挽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

乾學案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

春官喪祝及朝御匶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其時喪祝執謚冊居前以御王柩也○疏御柩者發殯宮輾車載至廟喪祝爲御柩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於周禮異未通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何者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也乃奠注云謂乃奠朝廟奠○疏乃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柩從柩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朝中日昃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

地官遂師大喪共屬車之役注屬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如此而行有似於屬因取名焉

九旨廿二　王氏曰蜃車載闌壙之蜃者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注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春官巾車小喪共匶路

疏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路即蜃車

夏官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注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疏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爲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

厩馭掌馭馬亦如之

注厩馭遣車之

乾學案柩行通用內厩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入辟之○疏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既夕禮云屬引鄭云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乃載

注祖爲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也易祓曰及祖廟設祖祭之禮加帷荒以飾棺乃移所載匶車於庭中遂爲之御六引

右載

周禮天官縫人喪縫棺飾焉

注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疏幕人共帷幕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之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衣翣柳之材

注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衣材經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

張飾於其上

王昭禹曰翣如方扇持之以翣棺柳車翣以木爲體用練繒衣纏之以爲飾故曰衣翣柳之材

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

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右飾棺

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

注斂陳也斂衣服所藏於椁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

乾學案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厭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注葬云建之則行厭車解之謂以厭旌建於遣車之上及入壙亦建之 ○疏此在廟陳時建

車僕大葬厭革車 注言興革車者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闊革輕皆有焉○疏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厭之行之 注厭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疏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麤小為之爾後鄭訓厭為興言陳駕者解厭為陳駕也案車僕云大喪厭革車彼厭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車更言遂厭之故以陳駕解厭也使人以次舉之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案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足名遣車為鸞車

王安石曰厭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天官司裘大喪厭裘飾皮車 注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厭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厭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爾○疏後鄭謂厭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皆是興象

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象似生時而作之但麤惡而卜爾

王昭禹曰厭裘與厭樂同意厭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忍於不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惡於不智凡厭儀物者亦仁智之盡也

夏官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疏檀弓曰塗車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涂土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隨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爾非謂周仍用芻靈也

乾學案柩行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人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厭馬 詳見朝祖奠條

司兵大喪厭五兵 注厭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疏案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冑干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注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春官司干大喪厭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此官所厭厭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厭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注帥樂官往陳之○疏樂官謂笙師鎛師之屬厭樂藏之者也往陳之謂

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注涖臨也廞興也臨筍師鎛師

之屬與謂作之也

眡瞭大喪廞樂器疏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但沽而小爾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此笙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也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此所廞作唯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廞筍虡疏案檀弓有鍾磬而無筍虡鄭注云不縣之見此文有筍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右陳明器

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遂御注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翣以翼柩也古者執翣居前卻行為節度

乾學案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

凡筵設葦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有簠簋人共進簠簋羞簠簋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條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踧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周禮春官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言王之行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廞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謚於大喪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謚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德之名也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注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疏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

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也

鄭鍔曰小史掌奠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矇叟又安知世奠繫之事乎考先儒之說以奠為帝而世帝繫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縣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奠而後諷誦之

小師大喪與廞注從大師○疏大師廞

作匱謚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李嘉會曰六辭多於廟中發之其辭無媿於神則上下親疏遠近之情可通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誄謚成於天道○疏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以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

凡喪事攷焉注為有得失

黃度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注其讀誄亦以大成也○疏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為之故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

右謚誄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謂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疏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廞奠至夕徹之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猶存省之意也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

鄭伯熊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注遣奠之彝疏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在始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尸直陳之於奠處爾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自此以前不忍異於生而無尸自此以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注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疏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爲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此並尸柩人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大厲則否

劉彝曰既設道齎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乾學案陳小斂衣奠條有封人等七官陳殯具條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有籩人供籩外饋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陳朝祖奠條有世婦濯溉爲齍盛內豎爲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周禮夏官量人掌喪祭奠窆之俎實注窆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包牲於旁○疏此喪祭文連奠窆窆亦爲遣奠也案家人云請度甫窆窆穿壙之名此言奠窆則奠入於壙是以

右大遣奠

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包牲於旁者包謂苞牲取下體葬包二是也藏旁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黍並藏之於棺旁引之者正喪祭奠入壙之事也

王昭禹曰奠謂遣奠窆窆謂穿壙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

右包奠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帝先道野役注使以幄帝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帝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疏以幄帝先者謂使大宰帥其屬以幄帝先行至壙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幄帝綬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者謂柩至壙院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又有帝之盛

王昭禹曰遂帥則

共屋車之役也

乾學案陳殯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通用朝祖條閭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秋官鄉士大喪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
蹕注屬中士以下○疏大喪紀當葬所經道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
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夏官方相氏大喪先匶注喪使之道○疏喪所
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春官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注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及至
出喪祝於柩車前郤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
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注小喪王后
王安石曰既御匶出
宮後祝代之執事
劉彝曰出宮乃代者至
於外則鄉遂師代之

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注匠師事官之
屬甘於司空若
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謚羽葆幢也爾雅曰纛鬛也
以指麾輤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
師執葆幢郤行在柩車之前以麾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
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

夏官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注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
披持棺者有紕以結之謂之戴
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
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
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爾其實旁三○疏
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各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

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
則屬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有紕以結之謂之
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天子旁十二諸侯八大夫
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屬車旁皆
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
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楊恪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屬六
綍要之披也綍也引也皆所以扶持棺以行者而執之者皆此千人則鄉遂皆
有其人非
止六鄉也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謂執纛居柩路前郤行左右車廂有高下則以纛記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
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側故云備傾虧小喪亦如之

大史大喪執濛以涖勸防注鄭司農云
勸防引六紼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注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
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屬車無
蓋執而隨之象生時
有也所執者銘旌

夏官御僕大喪持翣疏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
翿謂之翿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
路夾屬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角旁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翣注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禮天子八翣后四
人言循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翿靈者善謂
為倫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始於用生乎○疏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
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
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
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
一若然則古時有塗土車翿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翿靈為象人

乾學案陳明器條通用

夏官虎賁氏及葬執鐸器以從遣車而哭注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遣
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
云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用馬牲
皆前膞折取臂臑後膞折取骼苞
肉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鐸器以從遣車注鐸器振飾頴
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頴沐之器○疏從
凡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頴沐之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為振
注褻器為振飾頴沐之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第等連文此
飾槃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注輴當為載以輀
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
前為節度也○疏四綍一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
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
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有塗連言
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
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有塗連言
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桓楹天子則六綍四碑諸侯則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屋車載以龍輴碑桓楹者

右柩行

周禮春官巾車大喪及墓葬啓關陳車注關墓門也車貳車也
左北面立東上○疏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
道東面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也
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
亦有此二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
者舉其士喪禮
不見者而言爾

乾學案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
幄帝先陳明器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

夏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壙穿地中也

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為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也

鄭鍔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以安神靈

春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

其實爾罔人之葬牆置翣翣飾作翣○疏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說其帷荒遷入壙張之於棺注云四翣之屬者案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郭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棺旁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

先塞下以蜃御濕濕也鄭司農云說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疏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窆之則往施之竁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槨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注葦以闉壙御濕之物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注茵著用荼○疏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周禮春官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

右至壙

乾學案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詳見始死條

夏官大僕大喪始崩詔大僕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注戒鼓擊鼓以

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窆車之役注窆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籠轆役謂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

壙上土一反復而爲丘龍皆須龍器以盛土也適歷執紼者名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紼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遂人主陳之者案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注匠師主葬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開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匠師主豐碑之事案檀弓云公室視豐大也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春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注疏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並臨遂入藏凶器 注凶器明器○疏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爲塋限○疏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踟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禁所爲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爲限而禁之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注見陳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注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案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壙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王昭禹曰樂師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翟亦此意也

大司樂涖藏樂器 詳見陳明器條

夏官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同上

春官典瑞大喪共贈玉 注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贈不蓋壁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故言之也

天官大宰大喪贊贈玉 注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春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 注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南塋遂爲之尸○疏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曰有司以凡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墓爲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爲尸之上也

春官冢人凡祭墓爲尸 注祭墓爲尸或禱祈爲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后土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祭墓爲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也○疏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先鄭云爲尸冢人爲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

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
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
張載曰墓祭非古家人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

封疏封當爲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鼓封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爲窆時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天子則六綍四碑諸侯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

乾學案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窆

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黃幹曰今案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以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卒哭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

司巫祭祀則共苴館注館所以承苴苴扣茅長五寸束之者名曰館者如人之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

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疏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是也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縮酒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也必用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志也
陸佃曰甸師之茅或入司巫或入鄉師或入司烜凡祭祀也茅之爲用或以縮酒記縮酌用茅司彝尊醴齊縮酌是也或以藉物士虞禮鉤袒取黍稷祭于苴鄉師共茅苴扣茅長五寸束之者苴也至男巫旁招以茅則又除不祥也

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藉注藉士虞禮所謂苴扣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凡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肺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飯既祭蓋東而去之寸祧職云既葬藏其隋是與
鄭鍔曰甸師共蕭茅鄉師共茅藉司巫共苴藉館蕭以祭肺茅以縮酒苦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藉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

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

項安世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藉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天官庶人共喪紀之庶羞注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注喪祭虞也

右虞祭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疏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祔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右作主

乾學案作主祔廟之後尚有練祥諸祭而三禮俱無之故今不敢妄補○又案天子之喪禮其異於臣庶者不過儀文之盛品物之多而已至於喪中行禮次第則與臣庶初無異也今王朝喪禮雖不傳而士喪禮之篇首末完備秩然不紊則天子之禮即此可以考見學者誠因禮文之所載以旁證而曲取則雖謂國恤之儀至今存可也覽是編者統士禮而合觀之庶幾其無遺憾乎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疏喪謂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賵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注大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紀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以灋掌喪荒之戒具令

百官府共其財用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庖人共喪紀之庶羞

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注謂喪事之奠祭

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

獻人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

醢人喪紀共薦羞之豆實

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外府凡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內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注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疏擯者后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后尊詔告而已九嬪卑則言相女御尤卑直正之而已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寺人若有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內司服共喪衰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

追師喪紀共笄絰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注殺哀謂省凶禮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四閭爲族使之相葬

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疏喪紀者謂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之等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州長凡州之大喪皆涖其事注大喪鄉老鄉大夫卒者

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師氏凡喪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疏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四曰喪紀之容○疏八喪

紀王舉則從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司市國荒凶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

鄭長各掌其鄭之政令以治其喪紀之事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土均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濛而行之

掌其禁令注禮俗民所行先王舊禮也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爾○疏禮俗喪紀祭祀三事地媺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禁令者恐有僭踰與下通故禁之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冝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肆師掌兆中之禁令○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内宗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賛主人注有事謂含遂贈賵之屬

大卜凡喪事命龜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小祝凡外内小喪紀掌事焉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大史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注師敗王親弔士庶十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疏注云庶子為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士則卿大夫士之身也

小司馬凡小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濛

量人掌喪祭奠窆之俎實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

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御僕掌庶民之弔勞
圉人凡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朝士若邦札喪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司隸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禁凶服者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漕

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

乾學案周禮五官內其分掌喪紀之官凡一百有三十今凡屬大喪者悉入於國恤篇不重載其掌諸侯以下喪及兼掌大小喪紀者則入於此篇閱者詳之

右職掌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七